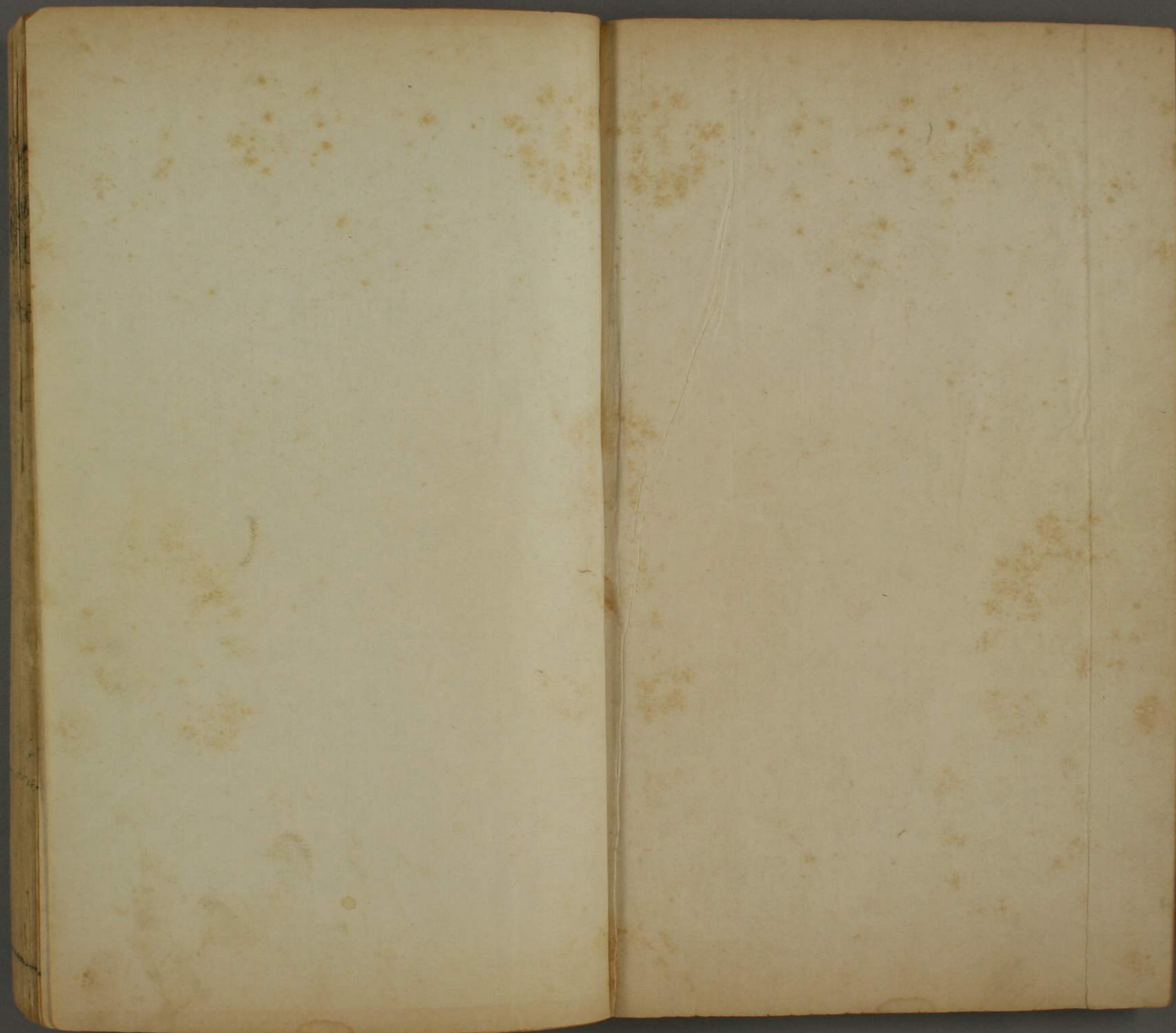


特別
~ 21
3536
17





第八十四回

先主夜走白帝城

章武二年夏六月天氣亢炎無雨韓當周泰探知先主傳
旨令蜀軍移營以避暑就涼急來報知陸遜遜大喜遂引
兵先來觀看動靜只見平地一屯不及萬餘大半皆是老
弱之衆中軍大書先鋒吳班旗號周泰曰吾視此等之兵
如兒戲耳言訖乃與陸遜曰吾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
如其不勝其當軍令陸遜看良久以鞭指之曰隱隱前面
山谷中殺氣冲天而起其下必有伏兵也故平地設吳班
之兵乃誘敵耳諸公切不可出只三日之內山谷之兵必



然出矣衆將聽畢皆以為懦各守隘口去訖次日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大叫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徐盛丁奉入帳來請陸遜曰蜀兵欺辱至甚其等願出擊之遜笑曰汝等但恃血氣之勇耳豈知孫吳玄妙處汝等後日必見其詐也徐盛曰三日移營已定安能擊之乎遜曰吾正欲令彼移營也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後會諸將于關上看之見吳班兵退去遜指之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言訖只見八千精兵皆全裝慣束擁先主而過吳兵見之盡皆膽裂遜曰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正為此計也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內將

破蜀矣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今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

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諸公不知

兵法備乃世之梟雄更多思慮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

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

日諸將方纔歎服後人有詩曰

玉帳談兵按六韜安排香餌釣鯨鰲三分自是多英俊

又顯江南陸遜高

却說陸遜已決了破蜀之策遂修箋遣使奏于吳王箋曰

切以夷陵要害之地乃國家之關防也雖為易得亦復

易失若一失之非損一郡之地則荊州可憂矣臣今日

爭之。必令事諧。劉備于冒天常。不守窟穴。而自送死。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敵在于即。今論備于前後。多敗少成。不足為憂。臣此人大通初疑水陸俱進。今棄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良策。伏惟至尊高枕無憂。指日報勝捷也。臣陸遜百拜。

吳王亦通

吳王覽畢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人矣。孤何憂哉。諸將皆上書盡言其懦。孤獨不信。今觀斯言。真妙論也。于是大起吳兵。來接應。却說先主于猱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劄水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容易。退則實難。臣願為前驅。以當其寇。陛下宜在後陣。此則萬

無一失也。先主曰。既吳賊膽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礙乎。今遷延歲月。何日成功耶。眾官苦諫。先主不從。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投結營。以圖進取。細作探知。連夜報入許都來。近臣入內奏知魏主曰。今蜀兵樹柵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餘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死限至矣。群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旁觀玄德不曉兵法也。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敗于東吳陸遜之手。朕故知其死也。旬日之內。消

息必至矣。群臣猶未信，皆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舉吳兵去取西川矣。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朕虛托以兵助戰，令三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而可取也。衆賀曰：神妙之算。魏主下旨，令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取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後自來接應。調遣已定，不說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東川，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陛下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孔明看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叫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馬良曰：皆主上自爲非他人之謀。孔明

歎曰：漢朝氣數休矣。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隰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或舉火，何以解之？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爲此也。汝當速去，以諫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若遙遠則難以救應。良曰：倘吳兵取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追也。成都無虞。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之。主上若有失當，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也。魚腹浦在四川夔州府東南，漢名魚腹縣。陸遜若來，吾必擒之。良大驚曰：某于魚腹浦往來數次，未嘗見一卒，丞相何故詐也？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營前來。孔

明復回成都令軍救應却說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隄防
 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觀
 蜀兵足知動靜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盡
 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
 獨喚塔前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
 營蜀將傅彤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救應淳于丹
 引兵去了又喚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于寨外
 五里如淳于丹敗回有兵趕來當以救之却不可趕去二
 將自引軍去了却說淳于丹領軍黃昏時分而進到蜀寨
 前時已三更之後丹令鼓譟而入蜀營內一彪軍出為首

蜀將傅彤挺鎗出馬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撥馬而走忽
 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趙融丹奪路而
 走折軍大半正走之間山後一彪蠻兵攔住為首番將沙
 摩柯丹死戰得脫止剩百餘騎敗殘兵而逃背後三路軍
 趕來比及離營五里吳將徐盛丁奉二人兩下殺來蜀兵
 退去救了淳于丹回營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遜曰非汝
 之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破蜀之法吾自曉矣徐盛
 丁奉曰蜀兵勢大難以破之似此論之空殺兵耳遜笑曰
 吾這條計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吾成大
 功也遂集大小將士聽令使朱然于水路進兵來日午後

東南風大作，用船裝載茅草，依計而行。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每人手執茅草一把，內藏硫黃、焰硝，各帶火種，各執鎗刀，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風舉火，蜀兵四十屯，只燒三十屯，每間一屯而燒一屯也。各軍預帶乾糧，不許暫退。晝夜追襲，只擒了劉備，方止。衆將聽了軍令，各受計而去。却說先主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中軍旗旛無風自倒。先主問程畿曰：「此爲何兆？」畿曰：「今夜莫非吳兵劫營也。」先主曰：「昨夜殺盡，安敢再來？」畿曰：「倘是陸遜試敵耳。」忽報說：「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先主曰：「此是疑兵，皆令休動。」命關興、張苞各

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分，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起。」先主聽畢，令關興親往江北，張苞親往江南，各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報。二將領命去了。初更時分，東南風驟起，只見御營左屯火發。方欲救時，御營右屯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着，喊聲大震。兩屯軍馬齊出，奔離御營中。御林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去奔先鋒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越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圍住馮習，亂箭射死。徐盛引兵來追先主，却說先主見火遍起，往西奔走爲首一軍攔住。是吳

將丁奉急欲回時後面徐盛追至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是益德子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張苞出迎乃是蜀將傅彤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馬鞍山馬鞍山在荆州府夷陵州張苞傅彤請先主上的山時山下喊聲又起乃是陸遜大隊人馬早將馬鞍山圍住先主在山上令張苞傅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死屍重疊塞江而下次日吳兵愈加四下放火燒山軍士亂竄先主驚慌是雲長子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先主視之乃是關興與伏地請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

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先主曰誰敢斷後傅彤傅彤可用奏曰臣願以死當之當日黃昏關興在前張苞在後留傅彤斷後保着先主殺下山來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正行之間喊聲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上殺來截住去路先主叫曰朕死于此處矣關興張苞縱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先主正慌急之間只見前面喊聲大震朱然軍紛紛落澗滾滾投岩一彪軍殺入前來救駕先主聽知大喜曰朕復生矣畢竟是誰且聽

三國志
下回分解

八陣圖石伏陸遜

救駕者乃常山真定人也。姓趙名雲，字子龍，官授虎威將軍。此時趙雲在川中江州。江州今屬四川重慶府江津縣聽知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遠探視，不想先主遭困，雲奮勇衝殺而來。陸遜聞是子龍，令軍退去。畢。竟。是。老。將。可。用。可。用。雲正殺之間，偶遇朱然一鎗刺然于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先主曰：朕今得脫矣！手下將士如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復來救之。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人讚陸

遜曰。

陸遜運良籌，能分吳國憂，揮毫關將墮，焚鎧蜀王羞。功業昭千載，聲名播九州。至今巫峽地，草木尚添持矛舉火破連營，玄德窮奔白帝城。一旦威名驚蜀魏，吳王寧不敬書生。

却說傅彤斷後，被吳軍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用將死者無數，降者極多。汝主劉備已被擒捉，解將去了。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傅彤叱之曰：吾乃漢將，安肯降吳狗乎？言訖，忿怒越加，挺鎗縱馬，率蜀軍奮力惡戰，不下百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歎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而死。

于吳軍之中。後人讚傳彤詩曰。

夷陵吳蜀大交兵。陸遜施謀用火焚。至死猶然罵吳狗。傳彤真乃漢將軍。

蜀祭酒程畿匹馬奔到江邊。教蜀水軍赴敵。時有吳兵隨後驟至。水軍四散。畿部下將叫曰。程祭酒快下馬走罷。吳兵至矣。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赴敵而逃。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後人有詩讚曰。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命于軍。

時有先鋒張南。久圍夷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軍

來救。先主係桓方纔得脫。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夷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于亂軍之中。後人有詩讚曰。

休元輕寇捐軀致害。文進奮身同此顛沛。患生一人。至干弘大。

時有蠻王沙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交戰十合。被泰斬之。蜀將杜路劉寧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仗寸尺不存。蜀將川兵降者無數。趙雲恐車駕有失。引本部軍保護入白帝城。却說陸遜大獲全功。引得勝之兵直往西追襲。前離夔關不遠。遜在馬上看見前面臨山傍江。一陣殺氣。

冲天而起，遂勒馬回顧衆將曰：「前面必有埋伏，三軍不可進矣。」卽倒退十餘里，于地勢空濶處排成陣勢，以禦敵軍。卽差哨馬前去探視，回報曰：「無軍屯在此。」遜不信，遂下馬登高望之，殺氣復起。遜再令人仔細觀之，回報曰：「一騎之迹也，無遜見口將西沉，殺氣越加，心中猶豫，又令人探之，回報曰：「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堆，並無人馬。」遜大疑，尋土人問之，須臾有數十人到，遜問曰：「亂石作堆者何也？」土人曰：「此石乃諸葛丞相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陣勢，乃于沙灘之上，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此處地名魚腹浦也。陸遜聽罷，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立馬于山坡

之上，但見四面八方皆有門，有戶。遜笑曰：「此乃惑軍之術也，有何益焉？」遂引數騎上山坡來，直入石陣，觀看部將曰：「日暮矣，請都督早回。」遜方要出陣，忽然狂風大作，飛砂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峨，槎枒似劍，橫沙立土，重疊如山。江聲浪湧，有如劔鼓之聲。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之計也。」急欲回時，無路可出，正驚疑之間，忽見一老人立于馬前，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遜曰：「願老者引出之。」老人策杖徐徐而行，逕出石陣，並無所礙，送至山坡之上。遜問曰：「老者何人也？」老人答曰：「老夫乃黃承彥也。昔小婿諸葛孔明入川之時，于此布下石陣，名八陣圖，及復八門，按遁甲休生

傷杜景死驚開也。每日每時變化無端可比十萬之精兵。

也。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大將迷于陣中莫

引而出之。老夫隱于此山專學道義却纔于山岩之上忽

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然迷矣。老大不忍

特自生門引出也。遜曰公曾學否。黃承彥曰變化無窮不

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左右問曰此人何不殺之

遜曰此仁者之人也。後人有詩讚入陣圖曰。

孔明施妙用布陣向沙堤未許桓温識先教陸遜迷江

聲喧鼓角山氣吐雲霓廟貌今猶在應須萬古題。

宋賢晁堯臣

怪石成堆抵萬軍孔明布陣在江濱四頭八尾分形勢

三畧六韜驚鬼神天地風雲生變化鳥蛇龍虎接經綸

歷觀自古行兵者妙策如公有幾人

唐杜工部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陸遜歎曰諸葛孔明真臥龍也吾不及之于是下令便教

班師還吳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而

擊之今見石陣而退何也遜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兵也吾

料魏主曹丕美雄五雄計多出與父無異今知我勝必然追襲若

深入西川急難退矣吾恐彼乘虛而襲我根本故勒兵回

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淝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遜笑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吾已令兵拒之，不足憂也。諸將拜伏曰：都督真神機妙算，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或曰：孔明石陣泥羹土飯耳，何益于事？謹曰：也好。丈夫做一虛人情，聞者大笑。

第八十五回

白帝城先主託孤

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于猊亭夷陵之地。先主在馬鞍山，陳兵自守。遜四面火攻，先主夜奔白帝城。焚鎧斷後，逕到白帝城。趙雲引兵據守，忽然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先主嘆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朕有何面目回成都而見群臣耶！就白帝城駐劄，將館驛改為永安宮。先主聽知馮習、張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皆歿于王事，傷感不已。又近臣奏曰：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

司問罪先主曰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不
得已而降之朕負于權權不負于朕也何必問罪于家屬
哉權之妻子仍給祿米以養之却說黃權引兵降魏諸將
引見魏王曹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于陳韓也權泣而
奏曰臣受蜀帝之恩殊遇甚厚令臣督諸軍于江北被陸
遜絕斷臣降吳不可歸蜀無路却來歸降于陛下敗軍之
將免死為幸安敢追慕于古人也不大喜遂拜黃權為鎮
南將軍權堅辭不受忽近臣奏曰有細作人自蜀中來說
先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權曰臣與先主推誠相信足
知臣之本心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不然之後靜軒先生

黃權不能一死遂惹人議論至于今不知議論黃權
有詩責黃權曰

降吳不可却降曹忠義安能事兩朝堪笑黃權為叛逆
紫陽書法不輕饒

曹丕遂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
曰劉備雄才更兼諸葛亮善能治國東吳孫權能識虛實
陸遜見屯兵於險要隔江泛湖皆難卒謀以臣觀之諸將
之內皆無孫權劉備之對手雖然陛下天威臨之亦未見
萬全之勢也只可持守以待二國之變丕曰朕已遣三路
大兵伐吳安有不勝之理尚書劉曄諫曰近東吳陸遜新
破蜀兵七十萬上下齊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倉卒制也

陸遜多謀必有準備未可伐之不曰卿前者勸朕伐吳今又阻之何也曄曰時有不同之故昔東吳累敗于蜀其勢頓挫可以擊之今大獲全功銳氣有百倍將何以攻之不曰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引御林軍來與三路兵接應曄又奏曰東吳已有準備今吳將呂範引兵拒住曹休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兵當住濡瀆以拒曹仁此三路兵俱未利陛下若去必無益矣不不從而去却說吳將朱桓字休穆吳郡人也時年二十七極有膽勇吳王甚愛之督軍于濡瀆聽知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桓遂盡撥軍守把羨溪去了止留五千騎守城忽一人報說曹仁

令大將常雕同諸葛虔王雙引五萬精兵飛奔濡瀆城來衆軍皆有懼色桓按劍而言曰凡兩軍相戰勝負在將不在兵兵多兵寡汝等何懼哉兵法云客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尚能勝于客兵此言兵皆在平川曠野之地也吾觀曹仁非智勇之將况從千里步路而來吾與汝等坐占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險以逸待勞此乃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吾何懼哉于是朱桓傳令教軍偃旗息鼓只作無人守把之意却說魏將先鋒常雕領精兵來取濡瀆城離城不遠城上一聲砲響旌旗齊豎朱桓橫刀飛馬直取常雕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常雕于馬下吳兵乘勢衝

殺一陣魏兵大敗死者無數朱桓大勝得了旌旗許多且說曹仁領兵隨後到來却被吳兵從羨溪殺出曹仁大敗而退回見魏王細奏大敗之事曹丕大驚正議之間探馬又報曹真夏侯尚圍了南郡被陸遜內伏諸葛瑾外伏精兵內外夾攻因此大敗而退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仁領兵亦被呂範殺敗丕聽知三路兵敗乃喟然歎曰朕不聽賈詡劉曄之言果有此敗時值夏天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回洛陽吳魏自此不和却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欲回成都又因而羞漸漸沉重至章武三年夏四月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微昏朕見侍從之人是夜叱退左右獨臥于龍榻之上忽然陰風颼颼而起將燭吹搖滅而復明只見燈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寧教汝等且退何意又來故惱朕耶叱之不退先主自携玉塵斧起而觀之上首乃雲長下首乃翼德也先主大驚曰二弟原來尚在雲長曰臣非陽人乃陰鬼也蓋謂平生不失信義上帝皆勅命爲神哥哥將與兄弟聚會也先主扯定大哭忽然驚覺二弟不見卽喚從人觀之時正三更先主嘆曰朕不久于塵世矣遂差使命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等星夜來永安宮託以大事孔明等星夜而來時有先主次子曾

王劉永梁王劉理聽知召至與孔明來永安宮見帝太子
劉禪守成都却說孔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伏
于龍榻之下先主傳旨乃請孔明坐于龍榻之上近臣扶
起先主撫其背曰朕自得丞相成其帝業何期智術淺陋
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羞回成都與丞相相見今日病
已危篤不得不請丞相託以大事也言訖淚流滿面孔明
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
觀只見焦長弟馬謖在傍先主皆令且退先主令孔明復
坐而問曰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孔明答曰此人亦當世
之英雄也先主曰不然朕視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

相可深察之先主分付了又喚諸臣入殿取紙筆寫畢遺
詔遞與孔明而歎曰朕不讀書粗知大畧聖人云鳥之將
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
賊共扶漢室不幸與卿等中道而別也言訖又與孔明曰
煩丞相將詔可就付與劉禪勿以為常言也凡事宜教之
孔明等泣拜于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盡施犬馬之
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請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
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一言以告之孔明曰願陛下
勿隱臣當拱聽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
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

之主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于地曰臣安敢
不竭股肱效其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以頭叩地兩
目流血先主又請孔明坐于榻上先主喚子魯王劉永梁
王劉理近前分付曰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
人皆以父事丞相稍有怠慢天人共誅爾等不孝之子先
主又與孔明曰丞相請坐朕兒拜卿爲父二王拜畢孔明
曰臣以肝腦塗地安能補報知遇之恩也先主與李嚴等
多官曰朕已託孤于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官僚勿
可怠慢以負重望先主又命趙雲曰朕與卿于患難之中
相從到今不想于此地分別卿可想朕之故交早晚看觀
幼子勿負朕言雲泣拜于地曰臣願效犬馬之勞以扶社
稷先主又與多官曰朕不能一分囑皆乞保愛言畢駕
崩時聖壽六十三歲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後晉
平陽侯陳壽史評曰

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氣
焉及其舉國託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
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
然折而不撓終不爲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
利且以避害云爾

又讚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

起龍鑊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刺望風請盟挾巴
跨蜀庸漢以升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
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又歷年圖曰

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心
摧阻勅敵因敗爲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闇
弱侮而兼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下中
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爲虜宜矣

又宋賢有詩曰

涿郡生英傑飄然迥不群慈仁安萬姓情義動三軍創

業心尤重求賢禮至勤唐虞堪比論大度聖明君

又胡竹窓讚美先主詩曰

日暮乾坤易動搖中山原有舊根苗規模儘可紹光武
道德真堪比帝堯勢若蒼龍離碧海形如丹鳳上青霄
老天若更留玄德未許曹丕篡漢朝

又宇文景昭作成都尹謁先主廟有讚曰

燕南聖君心存忠信掃蕩煙塵親冒血刃義遜荊州撫
安蜀郡情動關張德崇堯舜繼漢華夷代天休運昭烈
英風讚之難盡

又徐雪庭觀史見託孤一事有詩讚曰

大厦將傾一木扶非公孰可託遺孤奇才真與伊周並
洪量能超管樂謨十倍曹丕人罕及七擒孟獲古應無
天心故把英雄歿未得中原命已殂

又後人過白帝城永安宮有感詩曰

三顧情勤兩意投託孤堪可繼成周至今白帝城邊過
一度思君一淚流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哀痛至甚孔明等奉梓宮還成都後
主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于正殿之內後主哀痛祭化下
官亦舉哀畢開讀遺詔詔曰

朕初得病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

年五十不稱天壽今年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卿兄

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千古之言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

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卿父德薄不足效也卿與丞相
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卿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群臣讀詔已畢孔明乃上言于後主曰

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
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切號咷若喪考妣乃顧
遺詔事惟大宗動容損益百僚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
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
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

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劉禪
即大蜀皇帝位改章武三年爲建興元年禪字公嗣時年
十七歲加諸葛丞相爲武鄉侯領益州牧後八月葬先主
于惠陵謚曰昭烈皇帝尊吳皇后爲皇太后入養老宮謚
甘夫人爲昭烈皇后大赦天下却說魏軍探知此事火速
報入中原近臣奏知魏主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
矣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賈詡諫曰劉備雖亡必
託孤于諸葛亮矣備善能用人亮必傾心竭力扶持幼主
陛下不可倉卒伐之正言間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
大笑曰不乘此時進兵更待何時衆視之乃河內溫人也
姓司馬名懿字仲達見爲兵部尚書丕大喜遂問計于懿
未知如何且聽干回分解

曹丕五路下西川

却說魏主曹丕欲起兵收川乃問司馬懿曰朕欲收川當
用何策懿曰若只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須用內外夾攻
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雖有神機妙策不能施展矣欲
成大事必起五路大兵可成大事矣丕曰何爲五路懿曰
可修書一封差使往遼東鮮卑國見國王軻比能送與金
帛以賂其心令起遼西羌胡番兵十萬先從旱路取西平
關攻川此一路也又可修國書差使賫官誥賞賜直入南

蠻之地見蠻王子孟獲令起蠻兵十萬攻打益州永昌牂牁

越雋越雋郡名今隸松潘軍民府永昌地各今屬建昌牂牁益州俱郡名四郡以擊西川之

南此二路也又可差使入吳分析前事許割地為隣令孫

權起兵十萬攻兩川峽口由險峻隘口逕取涪城此三路

也又可差使令降將孟達起上庸上庸今屬湖廣鄖陽竹山縣兵十萬

西攻漢中此四路也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為大都督提兵

十萬由京兆逕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以大軍五十

萬五路進之諸葛亮便有呂望之才安能當之不大喜乃

密遣能言官四員為使前去四路起兵然後命曹真為大

都督領兵十萬逕取陽平關此時張遼等一班舊戰將皆

封列侯俱在冀徐青合淝冀在北直隸真定冀州之地徐在南直隸徐州之地合淝南直

隸廬州并等處據守關津隘口把截城池將養老年不能

一一開說却說大蜀後主劉禪自即位以來舊臣官僚俱

各陞賞多有病亡者不能細說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器

用詞訟等事皆從諸葛丞相裁處却說後主未立皇后孔

明與群臣上言曰亡故車騎將軍張翼德女甚是賢德年

十七歲可納為正宮皇后後主即納之時建興元年秋八

月忽近臣奏有禍事後主問其故廷臣曰今曹丕調五路

大兵來取西川第一路乃番王軻比能起羌胡兵十萬犯

西平關第二路乃蠻王子孟獲起蠻兵十萬犯益州四郡第

三路

三路乃吳王孫權起精兵十萬取峽口入川第四路乃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中第五路曹真爲大都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此五路軍馬甚是利害欲先報知丞相丞相不知爲何數日不出視事後主聽罷大驚汗流浹背即差人宣孔明入朝使命去了半日方回報說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後主轉慌又命黃門侍郎董允諫議大夫杜瓊去丞相卧榻前告此大事董杜二人去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杜瓊口先帝託孤于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丕五路兵犯境軍情至急丞相何故推病不出少頃左右曰丞相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嘆息而

回次日多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從早至晚又不見出多官各出怨言而回次日早朝杜瓊出班奏曰請陛下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年幼恐丞相見怪卽引多官入養老宮啓奏皇太后太后聽知大驚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君委託之意也吾當自往董允奏曰娘娘未可行也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且待主上先往如其不然卽請娘娘于太廟中召丞相問之未遲太后依奏是日後主車駕至相府門吏見駕到慌忙拜伏于地而迎後主問曰丞相在何處門吏曰不知在何處只有丞相鈞旨教當住百官勿得輒入後主乃下車步行獨進第三重門見孔明獨倚

竹杖在小池邊觀魚後主在後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樂否孔明回顧見是後主慌忙棄杖拜伏于地而奏曰臣該萬死後主亦答禮而言曰今五路兵犯境甚急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孔明大笑扶後主入內室坐定後主驚慌未安孔明曰五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後主曰知之奈何孔明曰羌胡軻比能蠻王孟獲反將孟達并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退了也止有東吳孫權這一路兵臣亦已有計了但遣一能言之人為使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下何必憂乎後主聽罷大驚曰相父勞神也果有鬼神不測之機願聞相父退兵之策孔明曰先君

以陛下付託與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百官各司乃職皆不曉兵法之妙令鬼神不測此為機也安敢泄漏于人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軻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胡之心羌胡以超為神威天將軍臣已先遣一人星夜持飛檄令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抗之羌胡兵順則以金帛禮物遣之逆則以兵抗之此一路不必憂矣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以飛檄遣魏文長領一軍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為疑兵之計蠻兵失其地利惟憑勇力其心多疑若見疑兵必不敢進此二路又不足憂矣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達頗知

詩書之義與李嚴曾結生死之交。昨臣回成都留李嚴守永安宮。臣作一書只做李嚴親筆令人送與孟達。達若見了便不來犯境。心中主張不定。必然推病不出。以慢軍心。此三路又不足憂矣。又知曹真引兵犯陽平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已調趙子龍引一軍守把關隘。並不出戰。曹真若見我兵不出。不久自退矣。此四路之兵俱不足憂也。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調關興張苞二將各引兵三萬為左右玉路救應。却使屯兵于中央。隨處緊要便當救之。因此兵機並不曾經由成都。故無一人知其消息也。只有東吳這一路兵未必便動。如見四路兵勝。川中危急。必來攻之。若四路不濟。安身動也。臣料孫權想曹不出兵。二次之怨必不肯從其言。雖然如此。須用一舌辨之士。逕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先退東吳。其四路之兵何足憂乎。但未得說吳之人。臣故思之。何勞陛下聖駕來臨。後主曰。太后亦欲來見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盃。送後主出府。多官皆環立于門外。見後主欣然。面有喜色。後主別了孔明。上御車回朝。眾皆疑惑。不定。孔明見多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也。姓鄧名芝。字伯苗。見在蜀中。為戶部尚書。漢司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多官皆散。

孔明教請芝到書院中閒叙半日孔明問曰今蜀魏吳鼎
分三國蜀主乃大漢也欲討伐二國一統中興當先伐何
國鄧芝答曰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搖動
當徐徐討之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安當與東吳連合
結爲唇齒一洗先君舊怨此乃長久之計也未審丞相約
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久矣曾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
也芝曰丞相欲其人何爲孔明答曰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以此觀之獨伯苗可也餘皆不可吾故笑也芝曰愚才疎
智淺恐負丞相之大用孔明曰吾來日奏知天子便請伯
苗接東吳一行切勿推辭芝曰愚願往至次日孔明奏准

後主差鄧芝去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去未知如何下

回便見

總評

玄德託孤數語人以爲誠語子特以爲奸雄之言也
有此數語孔明縱奸如莽操亦自動手脚不得矣况
孔明又原忠誠不二者乎

孔明固爲筭無遺策但拿班也是第一手先前草廬
三顧已在他父親面前拿過班矣今復觀魚不出又
在他兒子面前拿班做軍師的直是這樣貴重雖然
不如此又言不聽計不從衆人多口矣也是沒奈何

耳豈得已哉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論天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王拜遜爲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荊州牧自此軍權皆歸于遜却說張昭顧雍啟奏吳王令改元權從之遂改爲黃武元年是年魏王曹丕欲起五路兵擊蜀遣使入吳此時吳王正聚文武忽近臣奏說魏遣使至權召入使命陳說蜀前使人求救朕一時不明故發兵應之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收川爾可接應若得蜀土各分一半權聞言不能決乃問于張昭顧雍等昭答曰今陸伯言極有高見可請問之權即召陸遜至遜奏

曰曹丕坐鎮中原急不可圖今君不從必爲讐矣臣料魏
吳皆無諸葛亮之謀今且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探聽四
路如何若四路兵勝川中危急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
則發兵以應之先取成都深爲上策如四路兵敗別作商
議權從之乃與使命曰軍需未辦擇日起程使拜辭而去
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南蠻
孟獲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
庸孟達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趙
子龍拒住各處險道果然一將守關萬夫莫開曹真屯兵
于斜谷斜谷在陝西西
安府郿州也道不能取勝而回孫權聽畢乃與

文武曰陸伯言直神筭也孤若妄動又結怨于西蜀矣忽
報西蜀遣鄧芝爲使入國張昭進曰此又是諸葛亮退兵
之計故遣鄧芝爲說客也權曰當何以答之昭曰先于殿
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其油沸可選身長
面大武士一千人各執刀在手從宮門前直擺至殿上却
喚芝入見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酈食其說齊故事
效此例以烹之看其人如何對答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
武士以立于左右各執軍器召入鄧芝芝整衣冠而入行
至宮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戟
短劍直列至殿上芝曉其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至殿前

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使乎使乎可人可人近至引至簾前鄧芝長揖不拜權令捲起珠簾大喝曰

爾乃何等匹夫不拜何也芝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權大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酈生而

說齊也爾便是隨何再出陸賈重生亦不能動孤萬分之一也爾可速入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東吳多賢誰想懼

一儒也權轉怒曰孤何懼爾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懼鄧伯苗何愁來說汝等也權曰爾欲效諸葛亮作說客來說孤

絕魏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來何故陳兵設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也權

被之一說叱退左右武士命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先生勿惜剖露芝曰大王欲與蜀和欲與魏和權

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但恐幼主不能以全始終被魏所欺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賢諸葛亮亦一時之豪傑蜀

有山川之險阻至言至言有理有理吳有三江之固守若二國連和共為唇齒進則可以兼并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今大王若委曲

稱臣于魏魏必望其朝觀求東宮太子以為內侍若不從時則奉詔伐之蜀亦順流而進取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

有大王也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且細思之愚將就死于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言訖撩衣下殿望油鼎中便

跳權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待之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主之乎芝曰今早欲烹小臣乃大王也說得更自入人今欲使小臣亦乃大王也大王猶自孤疑未定安能取信于天下乎權曰今孤心下不明願先生教之于是吳王留鄧芝過了旬日權集多官問曰孤掌江南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蜀有鄧芝不辱其主吳並無一人入蜀以達孤意衆皆默然忽一人出班奏曰臣願爲使衆視之乃吳郡吳人也姓張名溫字惠恕見爲中郎將權問之張溫奏曰臣雖不才願以片言入蜀共結永遠之好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能通

孤之微意也溫曰大王何故自失其志孔明固當世之英雄此人便有腐氣臣亦今世之人傑聖人云舜人也我亦人也臣何畏彼哉大舜尚猶可效何況今人乎權大喜重賞張溫同鄧芝入川來見孔明共議連和之事却說孔明自鄧芝去後來奏後主曰鄧芝去久必幹成事矣吳地多賢定有人答禮也陛下當以禮貌敬之令彼回吳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必不敢加兵于蜀矣吳魏寧靖臣當征南削平蠻夷之地然後圖魏魏削則東吳亦不能久存足可以展故舊之大統也後主謝之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答禮後主聚文武于丹墀令鄧芝張溫入溫自以得志昂然上殿見

後主施禮後主賜錦蓋坐于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重而已宴罷百官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張溫自以川內無我等之對手故不懼之孔明亦甚敬重酒至半酣孔明曰先君在日與吳不睦今已晏駕主上年勿深慕吳王不能見面望大夫回國時以善言回奏蜀吳永遠結好併力破魏以作萬年之計也張溫見孔明談笑自若甚有傲忽之意次日後主將金帛賜與張溫孔明等各以異錦玩器之物送之設宴于城南郵亭之上多官皆送于此孔明慇懃勸酒正飲酒之間忽一人乘醉而入張溫便有怒色其人昂然長揖入席就坐溫不然乃問孔明此

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勅見爲益州學士也溫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曾學事乎宓正色而言曰蜀中

三尺小童尚皆就學何況于我乎溫曰且說汝何所學宓對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

此人定是孔明約來亦留侯四皓也

古今興廢聖賢經傳無所不覽汝問我學何相藐乎溫笑曰汝既出大言吾且問汝天之事天有頭乎宓對曰有頭溫曰頭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溫又問天有耳乎宓答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無耳何能聽之溫又問天有足乎宓答宓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能步之溫又問天有姓乎

必答曰豈得無姓温曰何姓必答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
大通大通必曰天子姓劉故以知之温又問曰日生于東乎必對曰
雖生于東而沒于西此時秦必語言清朝答問如流滿坐
皆驚張温無語必却問曰先生東吳裔士既以天之一事
下問必能明天之理也昔混沌既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
浮而爲天重濁者下凝而爲地至共工氏戰敗頭觸不周
山天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既輕清而上浮
又何傾其西北乎輕清之外還是何物願先生教之張温
似醉如痴無言可答乃避席而謝孔明曰不意蜀中多出
無可奈何只得如此俊傑恰聞講論使僕頓開茅塞也孔明恐温羞愧故以善

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
何在唇齒之戲哉温拜謝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就與
張温同行張鄧二人拜辭孔明望東吳而來却說吳王見
張温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奏曰蜀遣鄧芝同
張温入國答禮權召入張温拜于殿前備稱後主孔明之
德願求永結盟好特遣鄧尚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
待之權問鄧芝曰若吳蜀二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平二
主平共分治豈不樂乎芝乃應聲答曰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如滅魏之後大王未識天命所歸何人也但爲君者各
修其德爲臣者各盡其忠然後戰爭可息不然未可以爲

此大作用大奸詐也何言老實乎

樂也權大笑曰君乃誠實之士也蜀中有如此之人孤安敢妄侵地土也願求永結盟好權厚贈鄧芝還蜀自此吳蜀通和却說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王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于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泛龍舟魏主伐吳

却說魏王曹丕欲伐東吳乃會文武此時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丕皆厚葬之命多官上殿問曰近日孫權與蜀連和往來甚密必生異心朕欲先伐吳後破蜀爾諸大

臣有何高見侍中辛毗出班奏曰天下新定土瀾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吳蜀方可破也不大怒曰此儒生迂濶之論也今吳蜀連和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也即傳旨當日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隻不可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穎而入淮取壽春至廣陵渡江口逕取南徐壽春今屬南直隸壽州廣陵今揚州府南徐鎮江府此為上策不從之于是日夜併工造龍舟十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收拾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真為前部將令張遼張郃文聘徐

晃等為大將先行許褚呂虔為中軍護衛曹休為合後劉
曄蔣濟為參謀官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克日起兵封
司馬懿為尚書僕射留在許昌凡國政大事並皆聽懿決
斷不說魏兵起程却說東吳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吳國近
臣慌奏吳王曰今魏王曹丕親自乘駕龍舟提水陸大軍
三十餘萬從蔡穎出淮必取廣陵渡江來下江南甚為利
害孫權聽知大驚即聚文武商議顧雍出班奏曰今主上
既與西蜀連和可修國書一封與諸葛丞相令起兵出漢
中、以、分、其、勢、又、速、遣、一、大、將、屯、兵、南、徐、以、拒、之、叔曰非陸
伯言不可當此大任雍曰陸伯言鎮守荊州當非之大勢

非可動也若取陸伯言至此倘是夏侯尚等兵馬突出荊州
危矣權曰孤非不知奈眼前無替力之人言未盡一人從
班部內應聲而出曰大王何待群臣之薄也臣雖不才願
統一軍以當魏兵若曹丕親渡大江臣必生擒以獻殿下
若不渡江亦殺魏兵大半令魏兵不敢正視東吳若不應
其言其滅九族權視之乃瑯琊莒縣人也姓徐名盛字文
嚮權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憂哉遂封徐盛為
安東將軍總鎮都督建業南徐軍馬盛謝恩領命即會建
業諸將聽令眾皆一一應諾內一人昂然不語盛視之乃
吳王姪孫韶也韶字公禮官授揚威將軍曾在廣陵守禦

年勿極有膽勇當時見徐盛傳令教衆官軍多置器械多
設旌旗以爲守護江岸之計韶甚不然乃挺身出問曰今
日大王以重任委託將軍欲破魏兵以擒曹丕將軍何不
早發軍馬渡江于淮南之地迎敵直待曹丕兵至恐無及
矣彼軍若近江岸須驚動江南之百姓也盛曰曹丕勢大
更有名將爲先鋒不可渡江迎敵吾直待彼船皆集于北
岸吾自有計破之韶曰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兼深知
廣陵路勢吾願自去江北與曹丕決一死戰如不勝時當
斬其首盛不從韶堅執要去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行盛
曰汝今不從吾安能制諸將乎叱武士推出斬之那群刀

斧手擁孫韶出轅門之外立起皂旗武士料得有人來救
未敢下手韶部將見之飛報吳王權聽知急上馬來救徐
盛又令人催促要獻首級武士便欲下手權忽然驟至喝
散刀斧手救了孫韶韶哭奏曰臣往年亦是一見在廣陵深知地利
不就那裏與曹丕廝殺直待他下了長江吳指日休矣
權逕入營來徐盛迎接上帳奏曰大王命臣爲都督提兵
拒魏今揚威將軍孫韶不遵軍法違令當斬大王何故赦
之權曰韶倚血氣之壯誤犯軍令萬希寬恕盛曰法非臣
之所立也亦非大王之所立也乃國家之典刑若以親而
免之以讐而殺之公論何在耶權曰此子若非宗室任將

軍處治孤豈敢救奈是孫伯海之親姪也少亡其父依傍伯海養之本姓俞氏孤兄甚愛乃賜姓孫于孤頗有勞蹟今若殺之負兄義矣又絕滅俞門之後也盛曰且看大王龍顏詔是硬漢不以成敗論可也寄下死罪權令孫韶拜謝韶昂然不拜盛問曰今番服也不服韶厲聲而言曰據吾之料只是引軍去破曹丕便死也不服汝之見識徐盛變色權叱退孫韶回顧徐盛曰吳主亦通便無此子何損于英今後再休用之言訖自回是夜人報徐盛說孫韶引本部三千精兵潛地過江去了盛恐有失于英王面上不好看因此令丁奉引三千兵渡江接應盛以密計付奉如此丁奉授計引兵而去却說魏主乃駕

龍舟至廣陵前部曹真已列于大江之岸請令曹丕問曰江岸有兵多少真曰隔岸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丕曰必是詭計也朕自觀其虛實于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舟于江岸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儀鑿簇擁光耀射目中央打一把方心曲柄黃羅傘蓋不在舟端坐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擘蔣濟曰可渡江否擘奏曰兵法有云實實虛虛鬼神莫測未可渡江彼見大軍至如何不作準備今陛下未可造次且待三五日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丕曰卿之所言正合朕意是日天晚宿于江中當夜月黑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恰如

白晝遙望江南並不見半點兒燈光所以衆軍皆以爲無人之境至三更時分不聞得江中消息喚近臣問之內一人答曰多有聞陛下天兵來到望風逃竄並無一人矣丕暗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須臾風起霧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鎗刀耀日遍城盡插旌旗號帶不見之大驚頃刻數次人報自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廓舟車連綿不絕一夜成就原來徐盛束縛蘆葦爲人盡穿青衣執旌旗立于假城疑樓之上因此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不見之而歎曰魏雖有武上千群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

也正驚訝之間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濺濕龍袍大船將覆曹真慌令文聘撐小舟急來救駕龍舟上人立站不住文聘跳上龍舟負丕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道趙雲引兵出陽平關逕取長安丕聽得大驚失色便教回軍各自奔走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龍舟將次入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震刺斜裏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乃孫韶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大半泚死者無數諸將奮死救出魏主魏主渡淮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帶蘆葦頭灌魚油盡皆火着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焰漫空絕住龍舟丕大驚急下小船傍岸時龍舟

上早已火着，不慌忙上馬岸上一彪軍殺來爲首吳將乃丁奉也。張遼急拍馬來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却得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軍大半。背後孫韶、丁奉奪到馬匹、車仗、船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許都。此時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重加賞賜，不在話下。張遼回到許昌，而亡曹丕厚葬之，却說趙雲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丞相有文書到，說益州耆帥雍闓結連蠻王孟獲，起十萬蠻兵侵掠四郡，因此宣雲回軍，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趙雲聽得急收兵而回。魏王曹丕聞知蜀兵退去，猶自堅守，怎敢輕動。此時孔明在成都，整飭軍馬，親自南征，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秦宓不怕張溫羞死，鄧芝不管孫權惱殺西蜀之人，亦大橫哉。

天果有頭目手足乎？若說是無，秦宓說得有理。若說是有，秦宓說得無。憑莫被他哄殺也，亦只爲姓劉二字張本耳。勿認真也，認真却被秦宓笑人。

孫韶原不曾誤事，徐盛何執拗如此可惡。可惡或曰：此徐盛激將之法也。未知和尚笑曰：此等議論，正吳人所謂屁香者也。嗚呼！今日讀史之人，誰一人非屁。

香者乎

孫韶好徐盛好孫權也好然孫韶卽不能成功其志
且是可取正不必以成敗論也

第八十七回

孔明興兵征孟獲

却好替這老兒做了事

却說建興三年春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無大小背是親
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幸
是連年大熟老幼皆鼓腹謳歌凡遇差役門戶工役爭先
願先早辦因此軍需民匹器械衣甲應用之物無不完備
米滿倉廩財盈府庫是年益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
十萬犯境侵掠所有建寧太守雍闓乃漢朝雍齒之後先
祖曾爲什方侯今結連孟獲造反又說牂牁郡太守朱褒
越雋郡太守高定二人獻了城止有永昌郡太守王伉不

曾宥反見今雍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馬皆與孟獲爲鄉導官攻打永昌郡今王伉幸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死守此城其危甚急孔明乃入朝奏知後主曰臣觀南蠻諸洞實乃國家之後患也今雍闓等結連孟獲背反臣當自領大軍前去征討特奏陛下知之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甚是利害今相父棄朕而去征蠻倘吳魏興兵如之奈何孔明日臣已有良策目今東吳和會已定便懷異心須有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大魏曹丕新敗銳氣已喪必不敢遠圖便有異心須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隘口何必憂也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分兩軍爲救應使保

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以絕後患然後北伐以圖中原報先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任也後主曰朕年幼無才不堪領其大事請相父自斟酌而行之言未畢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衆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文儀見爲諫議大夫孔明問之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鈞衡之重任而自遠征非所宜也且雍闓等乃疥癬之疾丞相只可遣將討之必然成功也孔明曰南蠻之地離國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伏甚難吾當親去征之可剛可柔別有縱放非可容易託于人也王連再三諫勸孔明不從是日孔明辭了後主自出師南征令零

陵郡人蔣琬字公琰爲參軍用江夏酈縣人姓費名禕字文偉爲長史用董厥樊建二人爲掾史令趙雲魏延爲大將總督軍馬用巴西宕渠人姓王名平字子均爲副將用犍爲武陽人姓張名翼字伯恭爲副將外有川將數十員不及一一載名共起西川甲兵五十萬前往益州起發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因荊州失陷迺難在鮑家庄養病每要赴川見先主報讐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日安痊打探得東吳讐人已雪逕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特來投見孔明聞之嗟呀不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充爲前部先鋒一同征南犬

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飢飡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毫無犯却說雍闓聽知孔明自統大軍而來即與高定等三人商議分兵三路迎之高定取中路雍闓在左朱褒在右各引兵五六萬于是高定起兵爲前部先鋒乃永昌郡永平人也姓鄂名煥身長九尺面貌醜惡使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領本部兵離了大寨來迎蜀兵却說孔明引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前部先鋒魏延副將張翼王平纔入界口正遇鄂煥軍馬兩陣對圓魏延出馬大罵曰反賊早早受降鄂煥拍馬與延交鋒戰不數合延詐敗而走喚隨後趕來走不數里喊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路軍殺出絕其

後路延復回三員將併力拒戰生擒鄂煥解到大寨人見

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酒食待之煥感恩難盡孔明問曰

汝是何人部將也煥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高定

乃忠義之士今被雍闓之說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

高太守早早歸降免遭大禍鄂煥拜謝而去回見高定說

孔明之德定聽畢亦感激不已忽然雍闓入寨禮畢闓曰

如何得鄂煥回也定曰諸葛亮以義放之闓曰此乃諸葛

亮反間之計令兄與弟不和故施其謀也定半信不信心

中猶豫忽報蜀將魏延搦戰雍闓自引三萬兵出迎兩陣

相對魏延出馬大罵雍闓曰忘恩背義及國之賊何不早

降闓大怒拍馬交鋒如何抵敵撥馬便走延率兵大進追

殺二十餘里次日雍闓又起兵來迎孔明一連三日不出

至第四日雍闓高定分兵兩路來取蜀寨却說孔明令魏

延等兩路伺候果然雍闓高定兩路兵來被伏兵殺傷大

半生擒者無數都解到大寨來雍闓的人囚在一邊高定

的人囚在一邊却令軍士謠說但是高定的人免死雍闓

的人盡殺衆軍聽知皆記此言妙妙少時孔明令取雍闓的人

到帳前問曰汝等皆是何人部從衆僞曰高定部下人也

孔明教皆免其死與酒食賞勞令人送出界首縱放回歸

孔明又喚高定的人問之衆皆告曰我等皆是高定部下

軍也孔明曰既是高定的人都入中軍以酒食待之却揚
言曰雍闓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主并朱褒首級以為功
勞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吾放汝等回去再不
可背反若再擒來決不輕恕衆皆拜謝而去回到本寨入
見高定說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雍闓寨中探聽却有一
般放回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闓部軍多有歸順高
定之心雖然如此高定心中不穩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
探其虛實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雍闓的
人喚入帳中問曰汝元帥既約下獻高定朱褒二人首級
因何悞了日期汝這厮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便說此言

重了畢修密書一封約定日期下手今汝回去見雍闓
說此事休失落了書成功之後教汝做官細作拜謝而去
回見高定說雍闓如此如此定看書已畢大怒曰吾以真
心相待汝反欲害吾歸蜀情理難容便喚鄂煥商議煥曰
孔明乃仁者之人背之不祥我等謀反作惡乃雍闓之故
也今若不殺此人必生後患定曰怎能勾下手煥曰可空
設一席令人去請雍闓此人若無異心坦然而來若有異
心而不來我主可攻其內某于寨後小路伏之雍闓若來
某必斬之高定從其言作席請之闓果疑前日放回軍之
言懼而不來是夜高定引本部將士殺投雍闓寨中原來

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時助戰雍闓軍不戰自亂闓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鼓聲響處一彪軍出爲首者乃高定部將也姓鄂名煥挺方天戟驟馬當先雍闓措手不及被煥一戟刺于馬下就梟其首級闓部下軍士皆降高定定引兩部軍來降孔明獻雍闓首級于帳下孔明高坐于帳上喝令左右推轉高定斬首報來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將雍闓首級來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此老做事甚奇甚奇此來乃是詐降其首亦非雍闓之首也吾用兵半生多用詭計汝安敢瞞吾耶定曰若丞相所言合理某死無悔何以知吾詐降也孔明于匣中取出一緘與高定看畢

言曰朱褒已自使人來降說你與雍闓結生死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來降未可深信吾故知汝乃詐降也定叫屈曰朱褒乃反間之計也丞相切不可信孔明曰吾亦難憑一面之詞汝若與朱褒面會方表真偽定曰不須丞相心疑乞引本部兵去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如此吾疑心息也高定即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來比及離寨約有十里山後一彪軍到乃朱褒也褒見高定軍來慌忙與高定答話定大罵曰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處使反間之計害吾耶褒目瞪口呆不能回答忽然鄂煥于馬後轉過一戟刺朱褒于馬下定厲聲而言曰

如不順者皆戮之。于是衆軍一齊拜降。定引兩部軍來見孔明。獻朱褒首級于帳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遂命高定爲益州太守，搃攝三郡；令鄧煥爲衙將。却說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禮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以保無虞也？」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是此人之力也。」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平蠻方公有何高見，乞教之。」凱曰：「某有一言，敢告丞相。一鼓而可平蠻，夷孔明問計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一擒孟獲

天下自有如此有心人

却說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自歷仕以來，知蠻夷欲反久矣。故差人入南蠻之境，于路察看，可屯兵下寨之處，及戰敵截殺之場，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以待後賢。今遇明公，不敢秘藏，謹以獻之。」孔明觀罷大喜，就用呂凱爲行軍教授，兼鄉導使。于是孔明提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令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襄陽宜城人也，姓馬名謨，字幼常，爲兄馬良新亡，因此掛孝。孔明問之，謨答曰：「今傳主上勅命，賜衆軍酒帛。孔明觀詔已畢，依命一一俵散。衆軍忻喜。」

而受訖遂留馬謖在帳叙話孔明見謖高談濶論甚是愛之愈加敬重乃問曰吾奉天子明詔削平蠻夷久聞幼常高見乞賜教之謖曰愚有片言望丞相納之且蠻夷之地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中國久矣雖今日便破之明日又復反矣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服也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亦速矣若盡誅戮蠻夷種類非仁人之心又不可倉卒除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丞相但服其心足以服蠻夷矣孔明歎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公之所言正合吾意于是孔明遂令馬謖為參軍即統大兵前進却說蠻王孟獲

聽知孔明將雍闓等以智破之遂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奴元帥第三洞乃阿會喃元帥此是三洞之主各有蠻兵五六萬皆聽孟獲調用却說三洞元帥人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伐我等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何不先往擒來金環三結元帥應聲要去董荼奴阿會喃二元帥亦要前去三人互相爭先獲曰汝三人既都要去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為洞主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奴取左路阿會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却說孔明在寨中正分撥之間忽哨馬飛來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

到來孔明聽畢，即喚趙雲，至不曾分付，又喚魏延，至又不分付，却喚馬忠、王平皆至。孔明囑曰：「今蠻兵三路而來，吾欲令子龍文長去，此二人不識地利，未敢用之。王平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路迎敵，吾却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今日整頓軍馬來日，平明進發，二人聽令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同領一軍往中路迎敵。今日整頓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奈二人不識地利，未敢用之。張嶷、張翼聽令去了。趙雲魏延見孔明不用，各有愠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因中年恐被蠻夷所弄，失其銳氣也。」趙雲曰：「倘我等識地

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只宜小心，休得妄動也。」雲請魏延

到自已寨內商議曰：「吾二人為先鋒，却說不識地理而不

必然如此，老兒已算定了。

亦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就于今上

馬親去探之，捉住土人，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也。」

雲從之，遂上馬，逕取中路而來，行不數里，遠望見塵頭起

處，二人縱馬上山坡看時，果見數騎蠻兵先來探聽，二人

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幾人，回

到本寨，以酒食待之，却細問其路，蠻兵深感其德，乃告曰：

「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却

通五溪洞元帥，并諸洞使阿會喃各寨。之後趙雲魏延聽

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千教擒來蠻兵引路比及起軍時已
二更月明星朗浩浩而行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
四更蠻兵方起造飯準備天明廝殺趙雲魏延兩路殺入
蠻兵大亂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
合雲一鎗刺于馬下就梟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
不激安能如此爽快
一半望東路抄董荼奴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抄阿
會喃寨來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先說魏延
殺奔董荼奴寨來董荼奴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
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處蠻兵大亂原來王平軍馬
早已到了兩下夾攻蠻兵大敗董荼奴奪路走脫魏延追

趕不上却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馬忠已殺
至寨前兩下夾攻蠻兵大敗阿會喃乘亂走脫各自收軍
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
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衆皆言曰董荼奴阿會
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
已擒下了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無片時張嶷解董荼
奴到張翼押阿會喃到衆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
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故教
深入重地等無道策尤破金環三結子龍文長却分兵左右寨後抄
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吾料董

茶奴呵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嶷張翼以伏兵待之令關索以兵接應吾故擒此二人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籌神鬼莫測孔明令押過董茶奴阿會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與諸將日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斯殺就此可擒矣喚趙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授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下帳上待之却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哨馬報來說二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遂起蠻兵進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

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門旗開處數百蠻夷騎將兩勢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纓絡紅錦袍腰繫碾玉獅子帶脚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廂寶劍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人每每來說諸葛亮善能用兵善分隊伍吾尚信之今觀此陣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鎗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便走孟獲驅兵大進迤邐追趕關索戰之又走約退二十餘

二國志
里孟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有張翼
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王平閉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
兵大敗孟獲引手下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二
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振一彪軍纒
住爲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
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數且說
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
狹馬不能行盡皆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
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于此
處把孟獲并手下將士盡皆擒了前不曾走了一人都解

到大寨來見孔明却說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却

如此設放也只好哄蠻子罷了

教帳中擺開七重圍子手刀鎗劍戟燦若霜雪又執御膠
黃金鉞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
列得十分嚴整各各抖擻精神孔明端坐于帳上只見蠻
兵紛紛穰穰解到無數孔明喚南蠻將士到帳中盡去其
縛而言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唬
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
割肚牽腸眼中流血也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
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皆以酒食待之又賜酒肉米糧而
歸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

不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獲跪于地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敢背反也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地土汝主倚強奪之亦說得是自稱為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境內州郡何為反耶孔明曰吾已擒汝汝心下肯服否獲曰錦帶山僻道路窄狹誤遭汝手如何服耶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若何獲曰汝若放我回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心方服也孔明曰放汝回去即令去其縛與衣服穿了又賜酒肉食之臨行又與了鞍馬差人送出路迺望本寨而去未知再來交戰若何下回便見

總評

可憐高定雍闓朱褒真如一班小兒隨人調弄孔明老者竟如看戲文一般並不廢一毫氣力此等計策今日尚有人用之弄愚人也然亦不由人不愚孔明老子的是妙人可取可取

馬幼常之言是攻讎之論亦是待小人之良方如君子待小人與他一般論是非便與他一般了只是不與之較論是非以德服之為第一義余近來用之大聽奉勸世人都用此方不必十年天下當無小人也

擒而之此法今日任在蠻世界此法最

好如何不學他如何不學他

第八十八回

諸葛亮二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望本寨而去。衆將猶豫，却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得擒了，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以長其惡也？孔明大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諸將聽知，皆哂笑未信。却說蠻王子孟獲行至瀘水。瀘水今四川瀘州納谿是也。正遇着手下敗殘的蠻兵皆來爪尋衆兵見獲，且驚且喜，拜伏問曰：大王如何能勾回來？獲曰：蜀人監我在帳中，被我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着一哨馬軍，亦被我殺之奪了此馬，因此得脫。

三國志
衆皆大喜擁孟獲渡了瀘水下住寨棚會集各洞酋長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相繼而到約有十萬餘騎此時董荼奴阿會喃已在洞中孟獲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溪洞兵來獲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也彼川兵來此受遙遠之勞况即日天炎彼兵豈能久住乎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好計策好計策不可與他相敵看諸葛亮如何施謀衆酋長皆從其計于是盡拘船筏于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崖之地高豎敵樓樓上多設弓弩砲石準備久處之計糧草皆是各洞供運因此孟獲以爲萬全之策

坦然不疑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一騎軍飛來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高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是蠻兵此時天熱正值五月之間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既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依山傍林揀陰涼之地與吾將息人馬乃遣呂凱提調凱就離瀘水百里揀得林木茂盛之處分作兩箇寨子王平張嶷張翼關索各守一寨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涼以備暑氣已畢參軍蔣琬看了回問孔明曰某今番

點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敗于東吳之地勢矣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若用火攻之如何解也孔明笑曰非汝所知也吾自有妙算蔣琮等皆不曉其意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并糧米到孔明令入參拜已畢一向將米藥分派四寨孔明問曰汝將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我丞相要用雖死不辭某正欲報先帝之恩恨無門路耳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孔明笑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此處水

慢堪可扎筏渡之汝提本部三千軍逕渡水直入蠻洞可先斷其糧然後會合董荼奴阿會喃兩酋洞主令使內變此為頭功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馬岱見之大驚連夜回告孔明言說如此如此折軍五六百人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問之土人對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盛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自然無事矣孔明歎曰土人之言極妙必知徑路也遂令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與了馬岱來到瀘水

沙口扎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將孔明圖本領着
 一千壯軍令土人引路逕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峪而
 來兩下是山中間一條路止容一大一馬而過馬岱占了
 夾山峪分撥軍士立起寨柵此時洞蠻不知正解糧到被
 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此時孟
 獲只專飲酒每日番歌蠻樂不理軍務只與眾酋長曰吾
 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姦計好計策好計策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
 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走矣但退走時吾當與汝
 隨後擊之此可以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忽然班內
 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是蜀兵透漏過來深為利害可以

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
 來渡此水渡則必死于水中又何疑焉酋長又曰倘有土
 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如何獲曰吾境內之人安肯向境
 外之人耶蜀兵因渡此水而死誰敢再渡汝等不必多疑
 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糧
 道打着平井將軍馬岱旗號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
 即遣副將牙長引三千兵投夾山峪來馬岱望見蠻兵
 已到遂將三千軍擺在山前兩陣對圓牙長出馬與馬
 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斬于馬下蠻兵大敗走回來見
 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未畢董

茶奴出曰其願往子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會喃引三千兵去守把沙口却說董茶奴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兵來迎部內軍有認的是董茶奴說與馬岱如此如此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丞相饒汝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茶奴滿面慙愧無言可答不戰而退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茶奴來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自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賣陣之計推出斬了許多酋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打訖一百大棍放歸本寨諸多酋長皆來告董茶奴曰我等雖居蠻

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曾侵我今因了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我等皆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尚自懼之何況我等蠻夷乎孔明更有活我等性命之恩無可爲報今欲捨一死命以殺孟獲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亦可以保全妻子董茶奴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于是董茶奴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此時孟獲大醉于帳中各人挺刀而來未知性命如何下回便見

諸葛亮三擒孟獲

是日子孟獲大醉臥于帳中董茶奴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

有兩員將侍立董茶奴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報効二將言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也顯我等之功董茶奴從之一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先使人報知孔明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于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擄軍器方教爲首酋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此時董茶奴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聽了隨即一一賞勞了畢却用好言撫慰遣董茶奴引衆酋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汝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

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因此吾心又不服矣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孟獲曰吾雖蠻夷之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以決勝負若丞相再來擒吾吾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移也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將孟獲放起仍前以好酒食待之列坐于帳上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用兵命將井井有條汝蠻夷之人何爲不服獲默然不荅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各寨軍兵慣甲披袍各執器械抖擻精神左右侍立孔明指與孟獲曰汝不降

彼心已奪久矣

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如此之猛將，許多糧草，許多兵器，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孫孫永鎮蠻邦。如此之貴，意下若何？獲曰：某雖肯降，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順。若丞相肯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膽，方可歸降。孔明忻然，又請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獲歸寨。孔明自回。是夜孟獲來到本寨，教心腹數百人先伏刀斧手于帳下，欲要謀殺董荼奴、阿會、喃等。這一班兒蠻將，使命到董荼奴、阿會、喃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一聲砲響，盡皆殺之，棄屍于澗。孟

獲隨即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並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自歸大寨去了。獲再回洞中，去取親弟孟優，分付曰：「如今諸葛亮之虛實，吾已盡知也。汝可去如此如此。孟優領了兄計，引百餘蠻兵，搬載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逕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擺開為首大將，乃扶風茂陵人也，姓馬名岱。官授平北將軍。孟優大驚，岱問了來情，令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寶貝。孔明

回顧馬謖曰汝知之否謖曰不敢明言容某寫畢以呈丞相看合鈞意否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先喚趙雲入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喚王平馬忠關索入亦密密地分付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方召孟優入優再拜于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輒具金珠等寶若干權爲賞軍之資續後別有進貢天子禮物孔明曰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爲感丞相天恩逕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回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貨物者孔明盡教入帳看時替是眼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鬚頭跣足身長力大之士就令隨席而坐却教諸將勸酒孔明與孟優等談笑而飲却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正慮之間忽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說稱諸葛受了禮物忻然而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馬設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報知大王今夜二更裏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爲三隊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爲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側各渡瀘水而去于是孟獲帶領

心腹蠻將百餘人，以爲護伴，竟往孔明大寨而來。于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衆將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熒煌，孟優并番奴盡皆醉倒。原來孟優被孔明說了，却教馬謖、呂凱爲管使，令樂人擺做雜劇，慙勸酒內下藥，盡皆昏倒。渾如醉死之人，孟獲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獲知是中計，急救了兄弟，并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隊之時，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衝天，蠻兵亂竄。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蠻兵亂竄。又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趙雲。三路軍大殺在一處，四下無路。孟獲大驚，棄了軍士，望瀘水匹馬而逃。正見瀘水上數十箇蠻兵，駕一小舟，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齊號起，將孟獲執縛已畢。原來馬岱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撐船在此，擒了孟獲。于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就教救滅了餘火。忽報馬岱擒孟獲至，趙雲擒孟優至，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孔明傳令盡教解入帳下，多官無不驚喜。少時刀斧手擁孟獲至帳下，孔明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得過吾？即今番又被吾以計擒之，汝可服否？

獲曰此乃吾弟倉口腹之物誤中汝毒盡皆麻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矣此是天敗非吾之不能也如何肯服孔明曰今已三次吾以仁義待之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弟兒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寬恕汝可小心在意勤觀韜畧之事且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却孟獲孟獲并各洞酋長一時皆放孟獲等拜謝去了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瀘水只見是日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前

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再番拏住必無疏放孟獲到了自巳寨時趙雲早已籠籠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于大旗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獲喏喏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擺在坡上延在軍前勒馬提刀厲聲而言曰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尚日愚迷抗拒大軍這回拏住碎屍萬段决不輕饒孟獲等抱頭鼠竄望本洞而去衆將來迎孔明孔明已渡瀘水後胡曾先生有詩讚曰

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烟高誓將雄畧酬三顧
豈憚征蠻七縱勞

却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諸將于帳下
曰前者三番擒捉孟獲吾皆以義縱之是吾先以恩結其
心聽其自亂方纔說出後今遍觀各營虛實欲令孟獲來劫也吾知
孟獲頗曉兵法能以軍馬糧草炫耀實令孟獲看吾破綻
也孟獲知之必用火攻果然孟獲猶恐不穩故令弟詐降
吾擒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也不欲滅其類焉馬勿常之見
與吾相同吾今故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衆將拜
伏曰丞相智勇三者足備雖子牙張良皆不及也孔明
曰吾今安敢以望于古人耶昔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
帳下諸將聽得孔明如此之言盡皆喜悅却說孟獲受了

三擒之氣忿怒歸到銀坑洞中即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
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夷部落借使牌刀獠丁軍健
數十萬克日齊備各隊人馬雲推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
路遠近哨馬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議事忽
十餘人上帳報曰今孟獲調九十三甸并各洞蠻兵壯丁
皆來迎敵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
上小車而行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孟獲有許多妙筭却是孔明對手呵呵

孟獲有此老面皮孔明有此老手段看此分明看了

雜劇也

人說孟獲蠻孟獲何嘗蠻只是其心不服耳服則不
張也不比今人蠻心則服口不服也

第八十九回

諸葛亮四擒孟獲

却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
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爲筏而渡
其木到水皆沉孔明遂問呂凱凱曰聞知西洱河上流有
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于河上先搭起竹
橋其軍可渡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
放下于河面狹處搭起竹橋濶十餘丈乃調大軍于河北
岸一字兒下寨便以河爲壕塹以浮橋爲門壘土爲城過
橋南岸一字下三箇大營以待蠻兵却說孟獲引數十萬

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在前部引一萬刀牌撩
丁直扣前寨搦戰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
駟馬車左右衆將簇擁而來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
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口中辱罵手下
萬餘洞丁各舞刀牌往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
緊閉不許出戰蠻兵皆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諸將
大怒皆來稟孔明曰某等情愿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
衆將又曰中國之士非不能戰今被蠻兵如此恥辱安能
忍焉孔明止曰蠻夷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
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

之于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探之窺見蠻兵懈
怠即聚諸將曰汝等敢出戰否衆將忻然要出孔明先喚
趙雲魏延入帳向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了計
策先退却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又喚馬岱分付曰
吾今棄此三寨退過河北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于
下流却渡趙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岱受計而去又喚
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令孟獲知之必來追趕
汝却斷後張翼受計而退孔明傳畢只教關索護車衆軍
退去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敢衝突次日平明孟獲
引大隊蠻兵逕到蜀寨之時只見三箇大寨皆無人馬于

內棄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優曰諸葛棄寨而去莫非
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亮今棄輜重而去必是國中有
緊急之事也若非吳侵必然魏伐故虛張燈火以爲疑兵
棄車仗而去也可速追之于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洱
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
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與優曰諸葛亮心
多懼吾追趕就河北岸少住不二日必走矣遂將蠻兵屯
于河岸又使人去山上砍竹爲筏以備渡河却將敢戰之
兵皆移于寨前面却不知蜀兵早入自己之境是日狂風
大起四壁廂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僚丁自相衝突孟
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下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
寨中殺出乃是趙雲慌忙回西洱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
彪軍殺出乃是馬岱孟獲只剩得數十箇敗殘軍望山谷
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只得望
東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從八引一輛
小車車上端坐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搖羽扇呵呵
大笑曰蠻王孟獲大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獲大怒回
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
可奮力前去連人帶車砍爲粉碎數騎蠻兵威生十倍孟
獲當先吶喊搶到大林之前踏了陷坑孟獲等一齊塌到

三回
陷坑之中只見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箇箇
拖出用索縛定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蠻兵并諸甸酋長洞
丁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
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慰盡令放回蠻兵皆感歎而去
少時張翼解孟優至孔明誨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
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而見人耶孟優羞慚滿面伏地
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
汝兄令武士解其繩索放起孟優優泣拜而去不特魏延
解孟獲至孔明大怒曰匹夫今番又被吾擒之有何理說
獲曰吾今候中詭計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獲

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

恨孔明大笑令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于帳中孔明

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

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計吾何服也孔明曰吾再放汝

回去復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拏住吾吾那時傾心降服

盡敲本洞之物犒軍誓不反亂也孔明令馬送獲獲拜忻

然而去于路聚得諸洞莊下數千人望南迤邐而行早望

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兄弟孟優重整殘兵來與兄

報讐言弟兄二人抱頭相哭訴說前事優曰兄長與兵屢敗

蜀兵屢勝難以抵當只可就山陰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

報讐言弟兄二人抱頭相哭訴說前事優曰兄長與兵屢敗
蜀兵屢勝難以抵當只可就山陰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

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有何處可避？優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洞。洞主朶思大王與弟甚厚，可投之。于是孟獲先教孟優到禿龍洞，見了朶思大王。朶思慌引洞兵出迎。孟獲入洞，禮畢，酋長進酒食，食之。獲曰：諸葛亮如此辱吾，特來投托，以安愚軀。朶思曰：大王寬心，若川兵到來，令他一人一騎，不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于此處。獲大喜，遂求計于朶思。未知朶思有何妙策，以破蜀兵。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亮五擒孟獲

却說孟獲問朶思大王曰：洞主有何高見，望乞施教。朶思

曰：此洞中止有兩條大路，東非上一條路，就是大王所來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壘斷洞口，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進也。西非上有一條路，山險嶺惡，道路窄狹，其中雖有小路，多藏毒蛇惡蝎，黃昏時分，煙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惟未申酉三時可以往來。水不可飲，人馬難行。此處更有四箇毒泉，一名啞泉，其水頗甜，正在當道。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二曰滅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皆爛，見骨必死。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濺之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四曰柔泉，其水如冰，人若飲之，咽喉則無煖氣，身軀軟弱如綿而死。此處

三國志
邊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曾到雖古今英雄不曾到此
今壘斷東折大路令大王穩居故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
必從西路而入于路無水若見此四泉之水定然飲也雖
自萬之衆皆無歸矣何用刀兵耶孟獲聽知大喜以手加
得地利矣恭喜恭喜額而謝天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矣又大笑望井指之曰
任諸葛神機妙算難以施設其四泉之水足可以報敗兵
之恨也自此孟獲孟優終日與眾思大王筵宴却說孔明
連日不見孟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望南進
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熱不可當後司馬溫公咏南方苦
熱詩曰

山澤欲焦枯火光覆太虛不知天地外暑氣更何如赤
帝施權柄陰雲不敢生雲蒸孤鶴喘海熱巨螿驚忍捨
溪邊坐慵拋竹裏行如何沙塞客擐甲復長征

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哨馬飛來報說孟獲退住禿
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壘斷內有兵守之山惡嶺峻不
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
知詳細蔣琰言曰今四擒孟獲蠻王既喪膽安敢再出即
日天色盛熱軍馬疲乏征之無益不如俟師回國孔明曰
據汝之心正中孟獲之計也軍若一退彼必乘勢追襲吾
既到此安有復回之理但再言者斬之孔明教王平領數

百軍爲前部却令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境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乃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壁峯巒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見遠遠山崗之上有一古廟孔明攀藤附葛而上到見一石屋之中一將軍端坐傍有石碑孔明視之乃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廟因平蠻夷到此土人立廟祀之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託孤之重承後主聖旨到此平蠻以服其心復吞吳魏以安漢室今軍士不識地理

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神念漢朝大事之重通靈顯

聖護之祐之祈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

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異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

于石上孔明問曰杖者高姓老叟下拜孔明問曰杖者何

人也老叟曰老夫久居此處久聞大國丞相隆名幸得拜

見蠻夷征徒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

故老叟答曰軍所飲水乃啞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

死此地西南有滅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骨肉盡脫而

死正南有黑泉人若濺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東南有柔

泉其水至冷人若飲之咽喉無煖氣而死敵處有此四泉

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烟瘴甚起惟未申酉三箇時可以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人若觸之不久而死也孔明曰如此則蠻夷不可平矣蠻夷不平安能復吞吳魏也吳魏不吞豈能再興漢室乎有負先帝託孤之重不如死于此處言訖便要投崖覓死老叟止之曰丞相不可如此老夫指引一處足可以解之孔明曰老丈有何高見萬乞教之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上有一高士號爲萬安隱者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草庵後有一泉名安樂泉人若中毒則吸其水飲之自然無事也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于萬安

溪內浴之自然無事也更兼庵前有一等草名曰薤葉芸香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也丞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丈者如此活命之德刻感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之命特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孔明驚訝不已再拜廟神尋舊路上車回到大寨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衆啞軍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柏茂竹奇花環遶一莊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孔明大喜到莊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條碧眼黃

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得不知也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承後主聖旨領大軍至此欲伏蠻夷以歸王化今不期孟獲潛入洞中故深入其境以討之軍士誤飲啞泉之水夜來蒙伏波將軍顯聖言高士有藥泉可以治之望高士矜念亮乃漢代臣僚及征夫塗炭賜神水以救殘生陰功莫大也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庵後發來飲之于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使能言語童子又引衆軍到

萬安溪中沐浴皆與薤葉芸香嚼之隱者于菴中進栢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隱者告曰此間巒洞多毒蛇惡鴟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爲泉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薤葉芸香隱者令衆軍儘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自然瘴氣不侵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伸片言之奇一父母所生自有靈有不靈也昔者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即某孟節次孟獲又次孟優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屢諫不從故乃更名改姓隱居于此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萬死故先于丞相之前請罪孔明歎曰方信

盜跖下惠之事世代還有也遂與孟節曰吾申奏天子立
秦伯讓天下前逃之蠻方此蠻又逃功名而逃之深山
公爲王可乎節曰爲嫌功名而逃于此豈復有貪富貴之
豈聞秦伯之風而起者耶
意也孔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歎不已
拜別而回後人有詩曰

高士功名去不還武侯曾此破諸蠻靈泉猶自居民汲
時有寒烟鎖舊山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掘地取水令軍士掘下二十餘丈不
得其水軍心驚慌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孔明夜半焚香
告天曰臣亮不才仰奉大漢之福受命平蠻今塗中乏水
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于大漢賜與甘泉若氣運已終臣

亮等願死于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之皆得滿井甘泉此
時軍馬安然遂由小徑直入禿龍洞中下寨靜軒先生有

詩曰

爲國平蠻好腐詩統大兵心存正道合神明
耿恭拜井甘泉出諸葛虔誠水夜生

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兵不染瘴瘴之氣又無枯渴之
患諸泉皆不應孕思大王聞知不信自引部將來高山望
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担搬運水漿飲馬造飯孕
思見之毛髮聳然回與孟獲曰此乃神兵也獲曰吾兄弟
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殞于軍前安肯束手受縛孕思

三國志
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
避水火直入蜀寨必得全勝獲起身稱謝于是大賞蠻兵
正欲起程忽一人報道洞後迤西銀治洞二十一洞王楊
鋒引三萬兵來助戰孟獲大喜曰隣兵助我我必勝矣即
與朶思大王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
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可以敵蜀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
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彪驅虎體威風抖擻
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
好看好看此今美人以妙喉和紫錦編作鳳近聲者大不
樂吾隨軍有蠻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獲忻然從之酒吏
同也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從帳外舞蹈而入群蠻拍手以歌

和之楊鋒令二子把盞二子舉盃詣孟獲孟優前各欲飲
酒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孟獲孟優執下座來朶思大王
却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蠻姑橫截于帳上誰敢上前獲
曰免死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冤
何故害耶鋒曰吾兄弟子姪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
可以報今汝反叛何不擒獻于是各洞蠻兵皆走回本鄉
楊鋒將孟獲孟優朶思等解赴孔明寨來孔明早已設備
多時孔明端坐帳上忽報楊鋒等解孟獲等至孔明令進
來少時楊鋒等拜于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
擒孟獲并孟優等呈獻孔明重賞而退然後驅孟獲入孔

明笑曰汝今番心下伏乎○有○得○他○說○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啞泉滅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故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被擒之吾當于子孫孫傾心事之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重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此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獲再拜而去○部○是○老○兒○賊○言○又○收○押○此○二○人○心○矣○孔明又將孟獲并眾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壓驚一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曰孟獲背反不于汝二人之事席罷却令鞍馬送之二人拜別而去未知孟

獲整兵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孟獲却也頑皮孔明却也耐心想欲借此消闢過日乎不然何不憚煩一至此也
 或曰孔明不去征吳伐魏乃與這夥蠻人頑耍亦沒正經極矣不知世上蠻人極多然亦未嘗不可化誨只要耐心誨訓自然變化若一性急蠻人便使起蠻性來愈多事矣此為後世待蠻秘訣作者借孔明征蠻而寓言之也勿太認真也



